

THE ON-THE-SPOT SERIES OF NEW CHINA  
REMAKING WAR CRIMINALS

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丛书

末代皇帝

溥仪获释前后

EMPEROR'S  
RELEASE FROM PRISON

解放军出版社

# 皇帝出狱

戴明久·著



EMPEROR'S  
RELEASE



FROM PRISON

# 皇帝出狱

——末代皇帝溥仪获释前后

戴明久 著

解放军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帝出狱:末代皇帝溥仪获释前后/戴明久著.-北京:  
解放军出版社,1999

(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)

ISBN 7-5065-3653-6

I. 皇…

II. 戴…

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
IV. I25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:100035)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4.75

字数:400千字 印数:1~10500册

定价:25.00元

## 《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：李云平

副主编：薛一川 李占恒（执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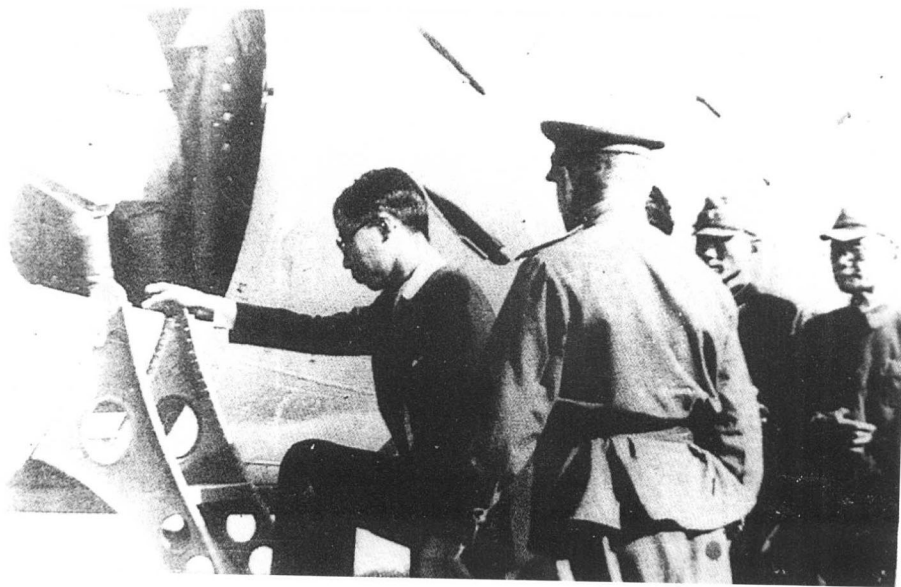
编 委：马成翼 刘善兴 王世光



**戴明久** 笔名文丁、代伐，满族正黄旗，满名 达尔充阿·苏勒。1950年11月生于辽宁凤城；1969年参军；197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，任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专职编剧；1983年转业到《沈阳日报》任记者；1986年上调省文联《电视与戏剧》杂志，副编审、执行主编。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、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；省诸多协会、学会理事。

20多年来，共发表、出版、上演、拍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300余万字。其中舞台、《将军和他的女儿》《黑水军魂》《方志敏》等，长篇纪实小说《中国末代皇弟溥杰》《王爷与王妃》《神人神功》等，电视连续剧《爱新觉罗·浩》《无悔男儿》等，先后荣获各种奖励。《爱新觉罗·浩》还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播放。

身穿军礼服的伪  
满傀儡皇帝溥仪



溥仪被押上飞往苏联的飞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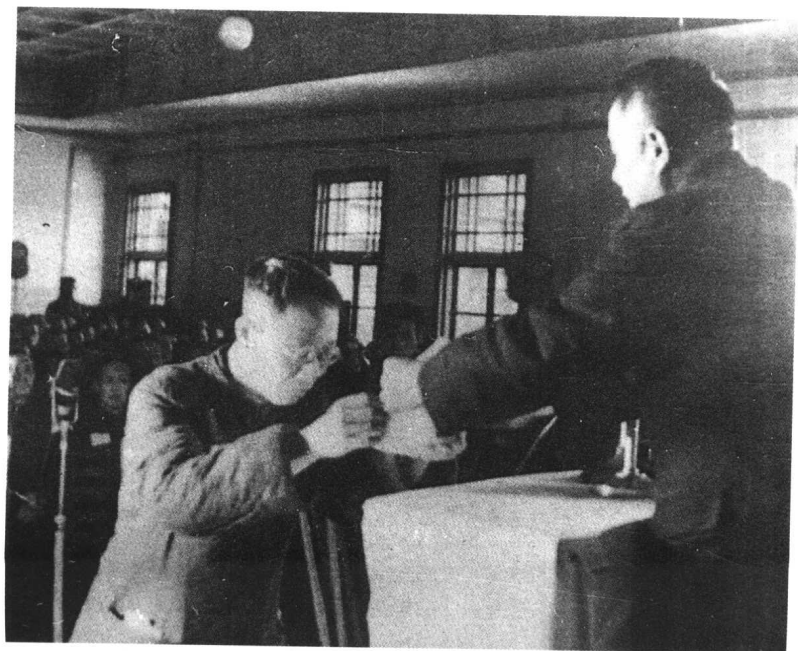


1956年7月2日溥仪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作证



溥仪在缝补袜子

溥仪正在暖棚里参加劳动



1959年12月4日溥仪接受特赦通知书





溥仪获释回北京的第五天（1960年1月14日），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他和载涛。



新生后的溥仪（摄于1961年9月）



爱新觉罗家族老少三代 1961 年春节团聚在载涛家中

1963 年 11 月 10 日周总理与溥仪和李淑贤亲切交谈





溥仪在冷餐会上接受中外记者采访



1980年5月2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溥仪等举行追悼会

## 目 录

<b>第一章 末日到来的时候</b> .....	( 1 )
一 追随关东军.....	( 1 )
二 窃国.....	( 17 )
三 销毁罪证.....	( 24 )
四 沈阳机场被俘.....	( 29 )
<b>第二章 囚禁苏联</b> .....	( 37 )
一 押解途中.....	( 37 )
二 养尊处优.....	( 45 )
三 请求留在苏联.....	( 54 )
四 暗中对抗.....	( 64 )
<b>第三章 东京作证</b> .....	( 74 )
一 令人瞩目的证人.....	( 74 )
二 首次出庭.....	( 81 )
三 “哀君”乞怜.....	( 91 )
四 陷入窘境.....	( 100 )
<b>第四章 引渡回国</b> .....	( 112 )
一 新中国接收.....	( 112 )
二 经芬河移交.....	( 120 )
三 魂惊旅途.....	( 127 )

---

四	来到抚顺·····	(141)
<b>第五章</b>	<b>在哈尔滨期间·····</b>	<b>(155)</b>
一	惊魂不定·····	(155)
二	第一次震撼·····	(165)
三	众叛亲离·····	(178)
四	皇威遭到挑战·····	(193)
<b>第六章</b>	<b>大坦白 大检举·····</b>	<b>(201)</b>
一	风暴到来之前·····	(201)
二	心存侥幸·····	(205)
三	深受触及·····	(215)
四	彻底坦白交待·····	(223)
<b>第七章</b>	<b>新的风貌·····</b>	<b>(237)</b>
一	元帅的期望·····	(237)
二	向世界证明·····	(242)
三	大墙内外可以通信了·····	(248)
四	第一声“七叔”·····	(257)
五	李玉琴来了,但又走了·····	(266)
六	沈阳作证·····	(278)
<b>第八章</b>	<b>走出高墙·····</b>	<b>(286)</b>
一	春日里的阳光·····	(286)
二	自我诊断:软骨症·····	(296)
三	终于读懂了“人”字·····	(304)
四	“故都”反省·····	(311)
<b>第九章</b>	<b>在抚顺的最后日子·····</b>	<b>(320)</b>
一	新的一课·····	(320)
二	一份合格的答卷·····	(332)
三	特赦·····	(344)
四	离开抚顺之前·····	(356)
<b>第十章</b>	<b>步入人生的春天·····</b>	<b>(369)</b>

---

一 重归社会.....	(369)
二 良师益友.....	(378)
三 同过去决裂.....	(390)
四 “政治明星”.....	(400)
<b>第十一章 由衷的追求.....</b>	<b>(413)</b>
一 撰著《我的前半生》.....	(413)
二 真正的婚姻.....	(426)
三 平民生活.....	(441)
<b>第十二章 生命的最后时光.....</b>	<b>(454)</b>

---

## 第一章 末日到来的时候

### 一、追随关东军

1945年8月9日,天空晴朗,阳光灿烂。

然而,这样的好天气,并没有给眼前这座昏暗森严且有几分神秘的伪帝宫带来多少光明,它依然笼罩着浓重的沮丧气氛,宫内外充斥着凄凉和哀伤……

若在平时这个时候——上午9点,“皇帝”溥仪肯定还沉醉于梦乡之中。他平常的起居习惯是: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寝,中午十一二点起床,午后三点左右吃午饭,五点钟开始午睡,睡至晚九点左右起床,十一点吃晚饭。

但今天他却一反常规了,自凌晨到现在,他一直神情颓丧地依偎在沙发上,还未从昨晚“敌机”空袭的恶梦中醒来。

昨晚午夜,一架来自正北方向、不明国籍的飞机,突然对伪满洲国国都“新京”(长春)进行了空袭。先是往“新天地”一带扔了几颗炸弹,炸毁一家妓院,死伤不少妓女。接着,又往伪帝宫的左前方扔了一颗炸弹,击中一座监狱,炸死几个犯人。

死伤几个人，这对溥仪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但令他心惊肉跳的是，这“敌机”空袭，显然是在传递一个信号，或者说是一种“凶兆”。溥仪心里明白，这空袭预示着：日伪末日的丧钟已经敲响了。

这一时期，尽管关东军千方百计地对溥仪封锁战局消息，尽管各种宣传工具仍在拼命地宣传“皇军胜利在望”，尽管长春的日伪官署仍在按部就班地运转，伪《政府公报》仍在公布法令和任免名单，但生性敏感多疑的溥仪，早就从一些反常的现象中感受到，伪满已经风雨飘摇，江河日下了。

溥仪清楚地记得，几个月前，被关东军誉为“马来亚之虎”的关东军参谋长山下奉文，受命前往菲律宾执行军务，临行前进宫向溥仪话别。昔日这位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的关东军高级将领，此次进宫再也没有往日那种骄横狂气和武士风采了，相反却泪流满面地对“皇帝”说：“此次重返南洋，十有八九将‘玉碎’沙场，只怕以后再也不能觐见陛下了，万望皇上多多保重！”听罢此言，溥仪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。他先是劝慰山下，“神会保佑你平安归来的！”继而又为山下题写“忠诚”二字，以示激励。表面看来，溥仪似乎还能沉得住气，其实他的心里早就有些发“毛”了。

时隔不久的一天，“陪伴”溥仪整整十年的“帝室御用挂”吉冈安直，突然哭丧着脸来到溥仪办公室，他痛哭流涕地向“皇上”报告，他的女婿刚刚在战场上被打死。溥仪听后，立即让侄子毓岳去准备一束鲜花和一条白色缎带，以向死者表示吊唁。怎知，吉冈感动之余竟当着溥仪的面发起牢骚来。他时而抱怨关东军无能，近来总打败仗；时而赞叹苏军的卡秋莎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，话里话外流露出一种悲观恐惧的情绪。对此，溥仪虽早已有所觉察，但也无可奈何，笼罩在心头上的阴影愈发浓重了。

尤其近一阶段，关东军一面大肆宣传“圣战又获赫赫战果”，“无畏的皇军攻城夺地无坚不摧”，一面却又抓紧组织长春军民进行防空演习，并在城郊构筑工事。这蹩脚的宣传不但未使溥仪受到一点儿鼓舞，相反却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关东军和整个日本帝国已



是日薄西山，大势已去。

可是，他怎么也未料到，末日竟会来得这么快，所以，当空袭警报响起之后，他还以为仍和往常一样，只不过是例行演习，并未理会，继续在书斋里练习他的书法。结果，他错了。这一回根本不是演习，而是真的空袭。当他拉着“福贵人”李玉琴连滚带爬地钻进防空洞时，远处便传来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。这时，他才真正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绝望。

他对关东军感到失望，但却对菩萨充满了希望。因此，从防空洞一出来，他就带着李玉琴首先来到佛堂，焚香祈祷，乞求菩萨保佑……

虽然心灵得到了暂时的慰藉，但恐惧却像幽灵一样时刻纠缠着他。为了壮胆，溥仪下令为身边的人每人配备一支手枪，并令他们将子弹上膛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明亮的宫灯也让他望而生畏，他担心灯光会成为敌机空袭的目标，所以，下令宫内一律不得开大灯，并马上更换所有窗帘，一律改用又黑又厚密不透光的布窗帘。

就这样，溥仪同身边的人不停地闹腾到天明，谁也没有合眼。直到旭日东升，阳光普照，他才感到有些饥渴和疲倦。此时，他想吃点东西，然后再睡上一觉。

不想，偏偏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。原来，电话是关东军司令部打来的，值班员通知溥仪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，此时正在由大连飞往长春的飞机上，两小时之后，他将进宫向皇上通报重要情况，务请皇上做好准备。

昨夜遭空袭的恐惧尚未摆脱，忽又接到关东军的紧急电话，这犹如火上浇油，令溥仪既惊恐又生疑，他实在不敢、也不愿意去猜想，山田司令官会向他通报些什么重要情况。

等待，是烦躁的。

回忆，是痛苦的。

溥仪垂首闭目，无力地依偎在沙发里，一边焦急地等待山田，一边痛苦地回忆着往事。他精神上正在经受着巨大的煎熬。